



长篇历史小说

• 蒋敬生 著

禁城黄昏



长江文艺出版社

禁城黄昏

蒋敬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禁城黄昏

蒋敬生 著

责任编辑:王 虹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刘 英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85837121)

印刷者: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3.5

版 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300 千字

印 数:10001—13000

ISBN 7 - 5354 - 1526 - 1/I · 1204

定价:26.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大清有律肃内廷,皇朝无法禁阉党;

宦竖为恶扰黎庶,京畿鸡犬惊惶惶。

清朝末年,不法太监违禁出宫,殴民戏妇、羞辱良民、捣毁戏园,逞凶于茶楼,以致九成惊扰,民怨沸腾。中城指挥衙门队官率兵前往擒拿,却被凶监连杀队官、弁勇三人。文武官员层层上奏请求严惩。依照《大清律》,这本非难断之案,为何却一路迷障重重?本书以此为主线,铺开故事,丝丝入扣,层层展开,揭示了清朝末年,法同虚设,有法难依,太监横行,慈禧专权的现状。本书文笔细腻流畅,人物语言生动,上至光绪皇帝,下至市井无赖,形象刻画入木三分。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令人不释卷,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

作者蒋敬生,年近古稀,穷其毕生精力从事历史小说和大众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成就斐然,曾为《今古传奇》主编,学养深厚。他熟悉清廷内幕,对清朝民间风俗素有研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鸳鸯绣》发表后反响极大,并被改编为电视剧。本书是他近年来潜心研磨的又一长篇力作。

目 录

第 一 章	春明，这样的箫鼓笙歌闹凤城	(1)
第 二 章	血溅，听天街长锣高声喊	(19)
第 三 章	奇断，闹嘈嘈江湖百业生死辩	(48)
第 四 章	皮胶，已经黏上怎开交	(68)
第 五 章	机变，禁城路曲可不好探	(79)
第 六 章	通天，怎承望幽幽的祭蜡照双棺	(88)
第 七 章	法场，惊听那追魂斩炮两声响	(117)
第 八 章	奇妙！竟还有这样的“弹跳”	(137)
第 九 章	花香，别搅了御苑春光	(149)
第 十 章	心机，夜湖冷泪也凄凄	(161)
第 十 一 章	艰难，太和殿仍难胜颐和园	(175)
第 十 二 章	眼宽，可见过这样管戏的官	(186)
第 十 三 章	写戏，戏场小天地	(203)
第 十 四 章	路长！天地大戏场	(213)
第 十 五 章	风卷，濛濛的禁城乱絮遮人眼	(240)
第 十 六 章	禅林，可能渡水火风霜贱红裙	(254)

第十七章	钟鼓，又敲动官衙文武	(288)
第十八章	设谋，波浪到风雨江湖	(306)
第十九章	棘手！看云谲波诡迷星斗	(324)
第二十章	灯残，强项官上本犯天颜	(337)
第二十一章	面圣，可知道御苑仙宫正浴凤	(344)
第二十二章	迫逼！一阵阵长安落叶西风急	(363)
第二十三章	救友！还得会伸翻云覆雨手	(396)
第二十四章	断魂，回看那落日残照正阳门	(406)

第一章 春明，这样的箫鼓笙歌闹凤城

春阳如酒，照人欲醉，懒懒地在翠翠丹棂的正阳门门楼上又抹上晃眼的金光，这天正是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午后。正阳门向南便是前门大街，帝辇之下，皇都丽媚，尽管已经亲政的光绪皇帝忧心国事，寝寐难安，而这里依然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九城闻名的大栅栏内庆和戏园子正是上座的时候，这园子是当日建造得最考究的（也就是今天瑞蚨祥绸缎庄的那个地方）。有正厅和楼座，香片茶，干果碟，热手巾把一应俱全。遗憾的只是当日的听主讲求派儿，摆着退光漆的方桌子，明式靠背座椅。因此，侧座的听主儿需要偏着脑袋瞧，费劲儿。不过好在当日的观众更多的是听戏，而不是看戏。眯着眼睛一只手捻着五香瓜子嗑，一只手轻按尊膝掐板眼。听到妙韵绝响的唱腔，好像从后脖儿梗到脊梁骨一麻而又一酥似的，才睁眼大叫一声：“好！”当然武戏例外，是没有人闲着眼睛去听《三岔口》的武打和像《盗魂铃》从两张叠起的桌子上边来一个“倒提”翻下地的筋斗的。

庆和戏园门口摆着几面黄布上画着车轮子的“车旗”道具和一杆足有几十斤重的铁杆子枪。这就是广告与海报。

守园门子的歪脖田正搬把椅子坐在园门口，弄一对蟹黄壳烧饼夹着片碎的“月盛斋”的酱羊尾大嚼，两嘴角冒油。欠得

卖糖葫芦的徐二直吞口水：“田爷，您福气呀，这月拆账准是十吊，今儿可得让兄弟早点儿进园子。”

歪脖田口里香得顾不得答话，只嗯带点头。正在这时，前一后三地到园子门口四个人。歪脖打眼一瞧，穿戴打扮好阔气！就只说这前边左边那位吧：四月天儿，还有点春寒料峭，天青哈喇呢马褂、亮金纽扣、摹本缎团花宝蓝色长袍、青云阁掐筋乌壳缎靴，粉靴底白得能让你心里一冷。袖口领口全露出雪绸的内衣边。脑袋上罩着六块瓦的栽鸟绒小帽。珊瑚帽结，缀着块碧玺帽正，这种帽式从清代一直流行到民国，官称叫做“六后一统帽”是很带点政治意味的。大辫子上还缀着小珠子。白净瘦寡妇脸儿，长眉细眼，红薄嘴唇儿。是的，来的这几位没有满四十岁的，都挺俏刮，没有一个是胖子，全是甩袖子迈着八字步。歪脖田瞧着论长相有点像梨园行的戏子，但扎腿的裤脚却没开岔。说是钱庄的二掌柜吧，又都透着富贵气。歪脖田正琢磨的刹那间，那位就开口了：

“小子呢！戏园子门口摆这些个黄布片子干嘛？还竖根铁家伙，碍眼！拿开！”

歪脖田正满嘴嚼吃，腾不出舌头来，旁边卖糖葫芦的徐二见来主儿阔绰，赶忙替歪脖应付：“爷，您别瞧这几片子布，这叫‘车旗’。今儿是俞毛包（当日名武生俞振庭），俞老板的‘挑滑车’，压大轴子，冲这车旗片子跟俞老板使的真枪往门口这么一摆，就准招来满园座儿，可不能拿开您哪。爷，咱这糖葫芦全是冰糖挂蜜，瞧，夹着去皮儿的核桃仁儿，比‘致美斋’的点心还可口，您来根尝尝？”这位前门大街出了名的葫芦徐边说边从草把子上拔下两枝送到问话人的脸前。

问话人把手一挥：“去去！别在这儿驴鸡巴马屁的穷凑合，没问你，上脸，问到你再说话！我说歪脑袋的，你哑巴了？”

歪脖田最腻歪别人戳他生理上的缺点，顿时腮帮子发热，见来主儿派头大，又不敢得罪，赶紧把还没嚼碎的酱烧饼、羊肉往喉咙里硬咽，加上窝气，噎得把歪脖子上的筋暴起好高，眼珠子也憋得直瞪。

问话人就烦了：“我叫你瞪眼！”伸手就揪住歪脖的发辫根子把个歪脑袋往正处狠狠地一拧，几乎拧成个螺丝劲儿，食物正噎着又加上一拧，疼得直叫。

葫芦徐实在看不过去，抢步上来攥住问话人的手，连说：“爷，您别价，别价！”

问话人觉得卖糖葫芦的手竟搭上他的手背，像是受了大辱，一翻胳膊把徐二搯了个坐墩，叱道：“你他妈的配？！爷今儿出来找乐子碰见个流哈喇子的歪脑袋，晦气。不拧正今儿一天都不吉利！”

蹲地的徐二心里说：“哪！原来是个‘金’行算命的。穿戴倒挺唬人的。”读者诸君：当年江湖八大行——金、披、彩、挂、蒯、柳、训、柴，算命打卦测字看相的“金”归金字行。

徐二可错了，他到底只是个京城里做小买卖卖吃的，算不上老江湖，他见手里那两根糖葫芦已经被后边的主儿拿过去往口里塞，而且还品味说“不错”。另两位跑到草把子上一下子又拔了四根，压根儿没给钱的意思，又挨了一搯，便犟着嚷：“你们就是三天没发市，也不能抢山里红吃呀！别太欺负人，山里红是猴吃的，老母猪吃了倒牙！”徐二已经撞在石头上。

话没落音，耳光就扇到了脸上，岂止耳光，一串串糖葫芦往脑门、鼻梁子、腮帮子上乱刷，边刷边骂：“王八蛋！”

徐二可失了眼。歪脖田到底是从西城口袋底窑子里当伙计转出来戏园子里打下手的。见的人多，他虽然被拧，但脖子一还过劲来，不仅不敢发火而且还替徐二打圆场，投桃报李：“几

位爷海量，他不懂事。二哥，几位爷能尝了你的糖葫芦是你的造化！这一尝你这葫芦徐的名气就大喽！”还大呢，只剩下“哎哟”了。

“嗯，这还像句人话。他这小子没造化。”

徐二怎能知道来人的底细，就是歪脖也是听声看形才顿悟的，这几位全是娘娘腔，白净脸连根胡茬儿也找不出来，瞧眉毛又不像是新刮的脸，还不断有那么点拱肩膀尖，加上那身比坐红呢子大轿的人还阔的便装份儿、派儿，有八成是宫里的老公。他没弄错，这几位正是溜出紫禁城下了值的太监。

那问话人是永和宫的太监李荃材。

本来清代顺治皇帝登基后，鉴于前明王振、魏忠贤之辈太监祸国乱政的教训，便铸了铁牌诏示：内监宦侍干政者凌迟！康熙即位又再次诏禁太监不得私行，犯罪加等，违禁出宫者斩无赦。但法因人治，令久易弛，到了道光年间，便逐渐出现太监不法的事。因而，道光四年，经朝臣奏报，又专降来旨：

“凡太监等除出城（紫禁城）置买什物不禁外，不许在戏园酒肆饮酒听戏。如有犯者，立即查拿论罪置法，勿得稍纵。”

但从来律令与执法是两码事。到了光绪年间，国是日非，外侮频仍，宫廷多故，政事素纷，管理大内事务的内务府大臣们，还得借大总管太监李莲英的口角噓植，去讨慈禧圣母皇太后的欢心慈眷。对和李总管一样的“下边没有了”的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太监们在黄圈子里腻了便常从神武门大摇大摆地逛出来，甚而连腰牌都不戴。

李荃材不愿一个人吊单，便约了储秀宫的太监张受山，钟粹宫的阎葆维。三个人一块出了紫禁城。春风荡漾，凤城绣锦，三人像刚下朝的军机大臣似的，迈着方步，磕着珐琅彩的鼻烟壶，大拇指头时不时地往鼻子里抹波斯国的大金花鼻烟，还故

意把喷嚏打得像驴子响鼻似的，威武不尽，觉得北京合街上的人都该比他们矮半个脑袋，逛到了棋盘街。

棋盘街左边胡同里摆着几顶绿呢、蓝呢围的轿子。阎葆维说：“李哥，这胡同里有清吟小班，说清吟，实际还不是卖，有几个扬州姑娘，还没开苞呢，要不要去瞅瞅？”

李荏材淡笑一下：“过干瘾没劲儿，还不胜在内里头搂福妞，等爷们升了总管也得弄一个，在炒米胡同盖一处公馆。”

“是极，咱哥儿们图个啥？他妈的，死了才得连那玩意儿一块儿埋，不然就连祖坟也难进！”

“是嘛，得乐且乐。也是咱碰上好时候了。听师傅们说咱老一辈的可没这福气，谁敢出来逛，掉脑袋。”

“别自己吓自己，古语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老皇爷说的，新主子就未必得听。隔年的皇历——废本本儿！如今就是皇上他也得听您（音坦，北京方言，表示尊敬）咱老佛爷的，咱是佛爷的人，只要伺候好大总管，逛到海国去也没事儿，佛爷慈悲咱，不会把我们的大头小头全割掉！”张受山插了嘴。

“我说张哥，您这嘴得弄个侍卫把着才好。”

“我不怕，谁敢找我的茬，我就说我姥姥当年改过嫁，我姥爷是洋人！”

正乐着，忽见对面一位从福兴居饭馆子出来：“哟哟！张哥您几位也出来了？”

“嗨！范爷，我歇了班儿就去找您，不见人，还以为您去隆福寺烧香求福去了呢。”

“求个嘛福？这就是福。”答话的也是个太监，尊名范连沅，和张受山同在储秀宫应差。

“我说范爷，里头多少菜还没尝够，跑这儿来吃。”

“这儿比里头自在呀！不瞒诸位，我还叫来个唱花旦的多丽

陪着香香，别提那小子多粉嫩了。是从堂子里才出来的雏儿。”

一番得意，引发了李荏材的兴奋：“走，咱们上庆和听戏去，我也想瞧瞧有没有刚出科的雏儿。”

“材哥，雏儿都是唱前边的垫戏，得早点去。”这样李荏材、阎葆维、张受山和范连沅四位爷来到了庆和戏园。

歪脖田虽然挨了拧，心里还发怵，满脸赔笑：“老公公们今儿得闲了？”没料到又扫脸一个嘴巴子掴下来：“放你妈妈的狗臭大驴屁！未必说你爹是母的？”掴得他歪着脖子发愣，他不知道太监最讨厌谁叫他们“老公”，最起码也得尊称“爷”。而且这号人忌讳特别的多：清早起来碰见个花狸猫望着他打个呵欠，也认定今天得一天倒霉。所以歪脖田不知道他挨打并非全因为他占着嘴没答话，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脑袋歪又加上香得嘴角流口水，老公们瞧着别扭。

张受山嘴快：“这是宫里的李爷！”

歪脖这才悟过来，赶紧捂着打红的腮帮子往下一蹲：“小人该挨揍，该揍。给李爷请安。”

“嗯，今儿都是嘛戏码儿呀？”

“真是爷们有眼福，今儿除了俞大老板的《挑滑车》绝活外，还有老乡亲孙老板（孙菊仙，名须生）倒二的《捉放曹》带《宿店》。再前边有田桂凤的《盗仙草》，粉菊花的《小上坟》，开锣戏又是张二奎堂子里才出来露的孩子们，绝至哪！《大嫖院》，您在宫里也瞧不到的。”

说得一群太监心痒难熬：“带路，歪孙子！”再奉承还是得挨杵，只得忍气吞声领进园子，而且上了楼座。

太监们听戏可是内行，在宫里得站着伺候主子，在这儿就得坐着让人伺候他们听，反正天底下不是你伺候我，就是我伺候你嘛！没伺候就没有天下。

这样，由歪脖伺候着上了右花楼，指定要坐第三张桌子，因为坐这儿可以瞧上场门，看角儿的亮相，只要“出将”的台帘一挑，爷瞧着顺眼，就给小子来个碰头好儿。

“就是这儿啦，歪子，上茶！”

“这，还是请几位爷转转座儿，这里不大合适。”

“怎么啦？这儿比哪儿都合适，欺爷们是外行？”

“哪儿敢啊！这张桌子已经有主儿定下了。‘老凤翔’银楼的少东家吴三爷，就是跟户部衙门才结了亲的吴府上的。”

“去你姥姥的！什么‘无’府有府，告你说，就是宫里的椅子爷想坐就坐，别说你们这破戏园子。”

“爷您得可怜可怜小的吃的是生意饭，这座儿吴三爷府上早包了，包月银钱都收了的。”

“什么钱不钱哪？这张桌子爷们今儿坐定了，歪孙子，待会儿吴家人来，你给他传句话。”

“怎么说？爷。”

“叫他们吴家姑太太来给我装鼻烟！不来我们就封了‘老凤翔’！”

话没落音，楼梯口就顶上来一声嚷：“是哪儿来的野驴子叫呀？给逮住牵到大栅栏驴肉锅上去！”

歪脖脑袋嗡地大了。吴三爷带着两个朋友上来了。吴三爷单名一个字叫“吴鼎”台甫是存周，偕伴来听戏的贵友，一位是五城兵马司的文案杨芝贵、杨师爷。另一位是兵部主事的二表弟——轰动北京九城的韩家票房的名票友魏子芳，跟六部九卿的员司有一大半是戏友。今儿专门来赶这场好戏的。

三位后边却跟着四个家人，夹着椅垫子。抱着暖套茶壶，拿着缠丝玛瑙嘴的烟袋，提着闽漆掇金的圆盒子，甬问里边装的准是东四马市大街“芙蓉斋”的点心。

这时戏园子已经陆续上座，花楼、池座乱哄哄的，夹上卖萝卜赛梨等的一些小贩也在穿插来往。太监李莪材们摆谱儿，这位老公的嗓门儿又尖，炸劈竹竿似的，正冲到吴三爷的耳朵里。

歪脖一见，“坏！”顾不得伺候老公们了，这边才是真正的衣食父母。赶紧抢上去拦着请安：“三爷您别叫真儿，宫里的几位爷是骂您宝号门旁边卖爆肚尖吴二癩子的，因为二癩子给盛的爆肚盘儿不够分量，宫里的几位爷生了气。您……”

他怕出事，想赶忙打圆场，别让两边把桌子上的茶壶摔了，他的话还没讲完，背后吼了一声：“歪孙子给我过来！”

“喳！”歪脖也学个听差劲儿，急转身小跬步跑到桌子跟前。刚一仰脸，又一耳光扫下来：

“歪×养的，爷们嘛没吃过？什么时候专打宫里跑到前门外吃爆肚来着？爷今儿就要瞧瞧姓吴的长几个脑袋。”接着一个窝心脚。

“田三儿”吴三爷也喝令了。歪脖田赶忙从楼板上爬起来，跑到这边：“爷您吩咐。”

“我问你，我们家可漏过园子里定座的包月钱吗？”

“没有，都是小的亲自去领的。”

“不是交代过的，这张桌子不管我们家有没有人来听戏，都得留着么？”

“是的，这是园子里的规矩。”

“这边楼座不是归你看吗？”

“是归小的伺候。”

“那你小子怎么让人给占了？”

“这……”歪脖回不了话，只拗着个歪脑袋往背后桌子那边瞅。

“我只问你，你小子是干什么吃的！你敢情是吃里扒外，想

多挣几个钱就借个石碾往我眼里推呀，戏院子这碗饭吃腻了吧。”

“三爷，您可别吓唬小的，您是最慈悲小人的。您就是错个胆子给我，小的也不敢招您生气。只是……”他突然把声放低：“这几位是宫里的，硬占，小的报了字号也不成。”

“啪！”扫腮又也是一耳光：“你报个什么字号，香山寺的金钟，佛音不能入驴耳！”吴三爷财大、气粗、性傲，这句话有意升了个调门儿。那边李莪材四个人霍地站了起来，这边跟随的四个家人，也顿时放下手里的器物，刷地抽出了马鞭子。

歪脖怕这一闹磕了他的饭碗，“扑通”跪下，两边磕头，哭丧着脸没辙，只嚷：“爷们别价，别价，座儿不够，爷您们就坐我背上观戏吧！”硬是要哭出了声儿。

那时，太监虽然威风，可是在平民眼里却是被鄙视的。在朝里，也只是拿权的老公才能被官员们钻门路巴结。像李莪材之流，连个领班也不是，一般的椒房阿监，在宫里是道地的奴才，出宫来就要威风，吓唬平头百姓，街面上的人是为不招惹麻烦才应付，官场上并不太把他们当回事。至于像吴鼎吴三爷、兵马司的杨文案、与兵部有亲又在京广通声气的魏子芳魏爷，连眼角都不睨他们。凶嘛呀？连把儿都被旋了的东西！

可杨文案到底是个文墨人儿，诗酒自娱，同时并不减弱他刀笔风厉的心力。本来是与子芳来过戏瘾的，没料到碰上这份儿别扭，他想出面解决一下问题。先对歪脖喝了声：“起来！没用的东西！”然后把手里的王石谷画的春阳折扇一合，踱到这边桌子前，微一拱手笑道：“诸位本来是出来找乐子的，闹肝气犯得着吗？既然这座是吴爷早包下的，诸位再往前边升升不就结了？那张桌子不还在空着，一样好瞧，田三儿，来，给宫里的几位上差转坐。”

李莪材拿眼把他从头到脚瞅了半晌：“你是干嘛吃的？”冷而又冲。

“嘻嘻，兄弟是兵马司的，小衙门。”语谦而实尊。

“兵马司？我说张哥呀，兵马司是干嘛吃的呀？怎么咱在午门里少见他们的人哪？”

“李爷怎么糊涂了？进午门他们够份儿吗？只能在大栅栏、口袋底看门。”

“是啊，尊驾不去口袋底（妓院）伺候客，到戏园子里搅和什么呀！”

杨文案勃然大怒但还是强忍着：“我们素不相识，怎么能打这样哈哈？”

“哈哈？跟你答句话就是赏脸。”

“你们还讲不讲理？”

“怎么不讲理呀？”

“讲理为什么仗势欺人，霸占别人的戏座不让，还出口伤人哪？内监出宫，招摇横行，还有没有王法？！”杨文案这几句话声音特别高，他是有意让满园子的人都听见，为事态发展留个依据。吃过衙门饭的人，有心计。

太监并没听出这话里的骨头，只冷冷地说：“咋呼个什么呀你？爷们是来听戏的，不是来听街狗子叫。”

杨文案气得脸煞白还正想着对付这些泼监的主意，而票友魏子芳却急着要听戏。等不及了，便抢步过来：“我说您们几位别这么着，台上马上就要打头冲了（开演的锣鼓），您们就挪挪也低不了身份。”他在票房是专攻青衣行当的，学名旦角陈德霖入了迷，连走路、说话都带那么点温柔味，从不会与别人扯嗓子吵闹，加上年轻，人又漂亮，很容易被误认是梨园行里的人。

鼓捣李莪材玩小旦的太监范连沅一瞧见就说：“李哥瞧，这

才是个好脑袋呢，不知道是哪个堂子里的。”

李荏材拿眼往魏子芳脸上一睏，冷不防一把就拉住手，用两个手指头就搔手心，笑嘻嘻地说：“小子呢，您要早来，爷不就沒气了吗？乖乖，坐我跟前陪爷乐乐。戏散了到你下处（“像姑”的住处）去。歪孙子呢？”

“伺候着您哪。”

“给添个盖碗来！”

魏子芳哪受过这一套，挣脱手就后撤，边撤边骂：“反了，反了，人模狗样在宫门口扫树叶子的，竟敢糟践魏大爷起来了！”

吴三爷吴鼎早按捺不住。杨文案把眼向他一眨，吴鼎向家人叱道：“给我轰！”

四个家人暴雷似的答应一声，抡着马棒、皮鞭冲上去：“滚！”

太监们岂肯示弱退让：“狗娘养的，动了手了！”李荏材抡起瓷圆筒花茶壶向吴鼎猛扔过去，到底是在大内弯腰当奴才惯了，力薄，一茶壶没碰住对手，反把壶偏摔到楼座栏杆外。楼下池座正在上人——庆和戏园园主黑永——九城闻名的光棍狮子黑，刚从柜房里写完明儿戏码的水牌，出来到池座瞧瞧有没有不花钱进园子来听蹭的，听见楼上人嚷，仰脸往上瞧，“忽”！一把盛满热水的壶扔了下来。这要烫身上可受不了，赶忙闪身躲，正好唱开口跳的武丑杨四立进园子，他今儿沒戏，可要露一手，伸手竟把圆茶壶接住，嚷道：“黑爷，这是唱的那一出呀？”满场哄然喝彩。

黑永还认为是歪腰田没唱好戏，仰脸扯起嗓子骂：“我说田三儿你个狗养的，是假唱给我起哄的呀？”

武丑受彩声更来糟，他手托壶王三这么一甩，得，壶又原样滴溜溜飞上楼栏。楼座家人一见骂道：“妈的×，老公还有帮手呀！”挥起马棒照刚飞上楼栏干的瓷壶猛一扫磕，着！半悬